



边城游记： 鼓声里的山河回响

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初二年级5班 荆妍翎
指导老师:邓湘

腾冲的夏日,总是带着几分克制的热情。推开客栈的木格窗,远处高黎贡山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水墨长卷。这座被徐霞客先生誉为“极边第一城”的边陲小城,静卧在群山环抱之中,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,又焕发着鲜活的生机。

去司莫拉佤寨的山路盘旋而上,低处是层层叠叠的梯田,在阳光下泛着玉石般的光泽。寨门由两根粗壮的龙竹搭建,顶端绑着褪色的红布条,门柱上挂着牛头骨。我们踩着湿滑的青石板拾级而上,两旁古树参天,恰如徐先生笔下:“有村庐当海子北岸,竹径扶疏层峦环其后,澄潭映其前。”木楼依坡而建,错落有致地嵌在陡峭的坡上,像山地里自然生长的古树,盘根错节地扎根。佤族广场中央,一个佤族老人正击着木鼓。

“咚——”第一声鼓响,佤族老人沙哑的喊声随之在山谷间回荡“风——调——雨——顺——”

“咚——”第二声鼓响,“国——泰——民——安——”

“咚——”第三声鼓响,“四——海——升——平——”

他枯瘦手臂上的血管,凸起如老树根须,可鼓槌落下的力道依然让大地生颤。他古铜色的脸庞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“以前击鼓是为了祈求丰收”。老人感慨道:“现在是为了感恩好日子”。鼓声钻进我的血液,我走上前,接过老人的木槌,学着他的样子。“咚——咚——咚咚咚——”几次轮回过后,我握着木槌的手开始发酸,木鼓的声浪震得我脸口发麻,余音在鼓腔里嗡嗡回响,这时我方才体会到这千年传承的重量。

木鼓声犹在耳畔,我怀着肃穆的心情走进国殇墓园。那天是8月15日,80年前的今天,广播里传来胜利的呐喊,街头巷尾爆发出压抑了14年的欢呼。而此刻,这里却静得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。园门是朴素的,灰白色的牌坊上镌着“碧血千秋”4个大字,松针簌簌作响。忠烈祠的飞檐正在滴水。清风吹过的间隙,仿佛能听到水珠砸在石臼上的回响,“咚咚”像遥远战场上的战鼓。3000座墓碑列阵静默地铺展到山腰,每块碑石都微微前倾,仿佛仍在为祖国冲锋。

风过松林,我好像听见了铜盔碰撞的脆响。恍惚间,佤寨木鼓声再度响起,“国泰民安”的祈愿穿越时空,与英烈的壮志豪情交织共鸣。“安——”字在我心中拖着长长的尾音,既是告慰,亦是承诺。群山微颤,星辰欲坠,墓碑上露珠滚落,渗入泥土,滋养着今日的国泰民安。

这座边陲小城,每一声鼓响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期盼。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欢笑交织在一起,先烈的热血与今人的汗水共同浇灌着这片土地。当我聆听着这穿越时空的鼓声时,仿佛能看到那属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激荡——勿忘曾经的苦难,珍惜当下的和平,共同创造未来美好的太平盛世。

鼓声不绝,山河回响……

海螺沟听生命的对话

江北巴川量子小学五年级5班 李艺萱
指导老师:陈盈盈

晨光漫过海螺沟的山脊,把冰川晕上一层淡金时,我踩着冰碎裂的轻响,朝大冰瀑布走去。冰面泛着冷冽的蓝光,像把天空揉进了冰里,走近轻触的瞬间,凉意顺着指尖往心里钻——那是亿万万年冰川凝结不曾消散的温度。我贴着冰壁小心挪步,冰下传来暗流细碎的“叮咚”声,是冰川的轻吟;沿索道往上,风中夹杂着冰层断裂的“咔嚓”声,似大地在低语,与“叮咚”声交织成自然的絮语,轻轻撞在我的心上。

沿溪流往观景台去,红石公园的红先撞进了视野。赤红藻类覆盖的石头顺着水流铺展,像大自然不慎打翻的胭脂盒,让红裹进了石头里!景区特意设了护栏,这份“距离”让这一抹艳色持久在这里留存。风掠过水面时,红石与溪流碰撞出细碎声响,那一刻忽然懂了:对自然的欣赏从不是伸手“占有”,而是远远站着,守护它原本的模样。

午后钻进针叶林,腐叶在脚下碾出“沙沙”的柔响。爷爷忽然驻足,指着腐叶下的浅棕小伞笑道:“这是无毒的牛肝菌,可采,但留着更好。”我刚要碰到伞盖的手只得轻轻收回。阳光透过枝叶在伞面上洒下碎金,松针的清香裹着风掠过,那一刻,我好像真的听见了蘑菇顶开腐叶时细微的呼吸声。于是悄悄按下快门,又用腐叶轻轻将它盖回原处。让每个生命留在自己的生态里,才是对自然最妥帖的尊重。

离开时回头望,冰川的银光仍缀在天际,红石的艳色浸在溪流里,针叶林深处的蘑菇,还在伴着腐叶的“沙沙”生长。这次到访让我明白了,自然的美不是沉默的风景,它有心跳,有呼吸,它吐纳着山水的灵气,也轻轻揉着每个走近它的人的心。原来我们从未真正远离自然,只是偶尔忘了慢下来,忘了听冰川的呼吸,忘了距离的温柔,忘了守住生命的自在。而海螺沟教我的,正是俯身去听那藏在风里、冰里、草叶里的声响,那是生命与生命最温柔的对话。



游陕西历史博物馆

合川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四年级3班 杨善
指导老师:艾亿玲

今年暑假,我们一家带着期待的心情,踏入了被誉为“古都明珠,华夏宝库”的陕西历史博物馆。这里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摆满了陈旧枯燥的老物件,而像一座神奇的桥梁,带我穿越时空,去触摸祖先的智慧与匠心。

刚一进大厅,一件新石器时代的陶瓶就吸引了我。导游老师说它叫“尖底瓶”,是远古人的打水工具。我好奇地观察:它头轻脚重,怪不得提起来时水不容易洒出。最妙的是它的底部,像一个结实的锥子。我恍然大悟——在松软的河岸边,它一定能被轻松地插进土里,稳稳地站立,就像把根扎进大地,再大的风也吹不倒。几千年前的设计,竟然包含着如此巧妙的力学原理!

顺着历史的脚步,我来到了气势磅礴的秦朝展厅。这里的文物一下子变得“巨大”起来。最让我震撼的是一个直径足足有一米的青铜大鼎!它静静地立在那里,厚重又威严。我仰着头看它,心里想:这真的只是用来做饭的锅吗?它分明在无声地讲述着一个金戈铁马、一统天下的强大帝国。

如果说秦朝的文物是雄壮的,那么汉朝的宝物就是精巧的。在一个玻璃柜里,我发现了古人用的“多层饭盒”——青铜食。它只有爸爸的文具盒那么大,却分成了好几层。盒身上刻满了精美的图案:翻腾的云海、威武的猛虎,还有神气活现的游龙。我凑近看,那条龙身上的鳞片一片压着一片,连嘴边细细的龙须都清晰可见。古代的工匠,得用多么小的刻刀,花费多少心血,才能做出这样极致的艺术品啊!

穿过长廊,我们步入了流光溢彩的大唐展厅。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盛世的繁华。有含着纯金的金碗,有活灵活现的小金龙摆件。但最让我挪不开脚的,是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“镂空银香囊”。讲解员阿姨把它轻轻一转,无论外面的球体怎么翻滚,里面装着香料的半球始终稳稳地朝上,香料一点都不会洒出来!阿姨说:“这就是现代航天器里陀螺仪的祖先哦,能保证卫星在太空里不翻跟头。”那一刻,我惊呆了!一枚千年前的香囊,竟然和飞向星辰的火箭有着共同的科学原理!古人的智慧,穿越了漫长的时间,至今仍在为我们保驾护航。

不知不觉,闭馆的广播声轻轻响起。夕阳的余晖透过巨大的玻璃窗,为整个博物馆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我回头望了望那些安静的文物,心中充满了敬佩和不舍。

这次参观彻底改变了我对“文物”的看法。它们一点也不无聊,每一件都是祖先写给我们的信,藏着智慧、技术和动人的故事。我们不要因为它们古老而忽视它们,也许在未来,这些古老的智慧还会迸发出新的、照亮世界的的光芒!

进入聊城的方式

渝北区龙山小学校五年级2班 强若一
指导老师:曾艳艳

当山东省地图出现“田字岛”的时候,我,人未动,心已远。古人车马很慢,而我以高铁这种快捷的方式来到了聊城。我是在傍晚以“做梦”的方式进入聊城之水上古城的。这使我在古城里无论白天黑夜都被一种幻境包裹着。东昌湖温柔的风,吹拂着我的脸,来来回回地抚摸着古城的每一条街。

水上古城游人不多。“田”字形古城向四面各伸出一条“触角”般的桥,架于东昌湖上。湖面荷叶互相簇拥着,芦苇随风轻摇着,船只来来往往着,景象仿佛像极了油画。

天渐渐黑了下來,房屋仍亮着灯,摊铺仍支立着,人们的眼睛仍闪烁着。我的眼也闪烁着。某店铺的摊前,摆放着一个个葫芦——棕色,橙黄色,白色。一位胖胖的女店主自豪地说,这些是雕刻的宝葫芦。她脸上的表情,让人觉得她刚说了什么重大的秘密。她和“宝葫芦”一样,给人一种神秘感。

走着走着,我已来到古城中心的光岳楼下,城楼威严宏伟,给古城赋予了一种大气磅礴之感。试想当年的古人登楼远眺,心中是何等的感慨啊!感慨也随即进入了我最第一天的梦里。

第二日“梦醒”,我便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古聊城——在东昌湖恣意地坐船,乐悠悠地从一处到另一处。乘船来到水上古城的东边。在岸边走着走着,山陕会馆大门那飞檐翘角、脊兽瓦当、木雕石柱扑面而来。处处透着大气与格调。屋檐下,木质斗拱如百鸟朝凤,腾云驾雾,既如飞鸟展开的翅膀,又如凤鸟华丽的尾羽,那呼之欲出的动感,精美而壮观。走进大门,目之所及的木雕与石雕令人叹为观止。那细致入微、栩栩如生的仙鹤石刻;那立像可见、惟妙惟肖的木雕人物……直到我走入戏台下的甬道,仍止不住对它们回望。

穿过戏台一仰头,戏台屋脊上的几只麻雀“喳喳”叫着,跳跃着飞下三重檐,和我一起看向戏台的雕花柱、雕花檐——大象,荷花,仙人,财神,祥云……精致程度甚至胜于“百鸟斗拱”。重重叠叠的美一波又一波袭来,此刻我羡慕了那些仿佛属于山陕会馆的麻雀。

我跨出会馆大门登船前行。船驶进东昌湖。晚风吹向湖畔,我站上码头,看着荷叶、芦苇被风轻摇着,波光和涟漪不知为何深深地打动了。我想,或许我可以用微风的方式再次进入聊城,俯瞰这水上古城中灯火阑珊,亲昵这城中的点点滴滴。原来,让聊城入心后,会是如此的富足,如此的——人已动,心愈恋。

